



风骨(国画) 黄卫生

散文

## 清塘碧水流

王吴军

在我居住的小区内,有一处闲暇时的最佳去处,那是一泓碧水盈盈的水塘,我爱其清澈碧透,就私下里称之为“清塘”。清塘之畔,有曲径通幽的回廊,有迤迤连连的藤萝,有清新可人的绿地,有淡雅芬芳的花香。每有闲暇,我总是喜欢到清塘边散步或久坐。

星期天,可以看到孩子们像小蝴蝶一般地点缀其间,往来穿梭,天真纯洁的笑脸在阳光下绽放,大人们则默默地静坐。黄昏时分,清塘之畔那些夕阳中的身影,望过去自有一种怡然之美。

清塘很小,静卧一隅,不以亩计,也不成方圆。然而,清塘是美的,这里枝叶婆娑,绿树环抱,假山依附,芳草依依,一侧有凉亭伫立,还有一张圆桌,几张石凳。在这里,凭窗远眺也好,独坐近观也罢,无论是空气清新的清晨,还是暮霭沉沉的黄昏,清塘里的碧水与清荷总会让我投去真挚的目光,心生无限的怜爱。

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,漫步清塘之畔,会听到一声细响,然而,仿佛是眨眼间,原本空泛的清塘水面上,便能瞧见了点点的希望。随着春色渐深,清塘的碧波上荷钱出水,涟漪轻漾,继而清荷日高一尺,日妍一日。有风的日子,清荷摇曳,作飘摇之态,无风的日子,清荷玉立,成袅娜之姿,把清塘点缀得一片美丽。

久而久之,清塘的风景默然中化成一种内心的风景,灵秀,自然,那是唐诗里的清雅,也是宋词中的婉约,是丰盈的图画,也是动人的轻歌。

不知为什么,眼前这一方清塘,有时候已不再是具体的物象,总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,在我记忆的最深处疯长,更会在我想象的最深处漫溯,漫溯成一种魂牵梦绕的,最深的思念,疯长成心灵的篇章。

清塘是我心灵的一方净土,也是暗夜中的灯盏,时时与我相伴。人生旅途中的我,经历过无数次漫长的等待,也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煎熬,但是,不管境遇如何恶劣,不管环境如何坎坷,即使面对最凛冽的寒风,只要一想起清塘之美,我的内心就依然充满了那份热望。即使结满哀怨的目光,艰难地穿越世俗的羁绊,即使我形单影只地飘过曾经泪洗的红尘,只要一想起清塘之美,我就不愿孤独和彷徨。

清塘是我眼中的风景,更是心中的风景。清塘荡漾着清清的涟漪,飘散着清荷的香,使我充实,使我愉悦。

春夏之时,漫步清塘之畔,徐徐清风拂面,阵阵水声悦耳,尾尾游鱼嬉戏,如水的柔情,似月的妩媚,牵扯出一种美的风韵,涓涓不息滋润心田的,是那无数次在梦中的向往。清塘之水的清纯甘甜,水中的鱼儿欢快的游动,鸟鸣的清脆悠扬,风中花儿轻盈的呼吸,抚慰了我的等待。

仁立清塘之畔,我仿佛看到悠长的黑发,玉石的梳子,在清塘的碧水里,我仿佛还看到了重重叠叠的一瓣花,欣然的目光里,我更依稀看到了伊人含香敛眉,青丝低挽,纤纤的手在清塘的碧水里轻轻洗濯。

时光正好,清塘正美,举目望去,水涓涓的伊人的朱唇轻启,害羞地说着今生的拥抱。我曾清在清塘之畔静静地等待,等待清晨第一缕阳光的照临,等待清晨第一缕清风的吹拂,等待花儿充满灵性的绽放。清塘的碧水舒展,为我揭开了一幅如诗的梦帘。

新书架

## 《回鹿山》

郑甜

一个父亲,一个儿子,两个都有点失落的人,再加上几个身世复杂的兄弟姐妹,一部十多万字的作品,再现了回鹿山这个地方纷繁复杂的社会面相。作者以朴实无华又哀婉动人的笔触,讲述了迷惘困顿,身心都遭到摧残的父亲晚年凄凉的生活。这是一部关于心灵创伤的书,也是一部励志书,更是一部关于青年成长的书。人生不易,特定的历史境况和现实世界的变数都会射出利箭——无论是父亲还是儿子,都可能是中箭者。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,作者无疑是其中最痛苦的人,他用意味深长的文字,赞美理解、同情和宽恕,更把父子两代人之间沟通困难的症结从亲情乱象中抽丝剥茧,一一厘清、开解,使人掩卷长思。

我有亲兄弟,不多,就一个。我这个岁数的同龄人,兄弟姊妹都不会多,有两个算幸运,有三个是奇迹。到了我女儿这一代,亲兄弟姐妹没了,堂的还有。到了再下一代,亲的堂的就都没了。随着亲情同时“消失”的还有一系列词语。若干年后的哪一天准会有孩子问他妈,什么叫舅舅,什么叫姑姑,什么叫叔叔,什么叫伯伯。

我兄弟养过羊。我兄弟热血沸腾,拉了一块儿下岗的两三个兄弟,养起了羊。起先几人是这么商量的,养200只羊,一只羊年产羊羔子6只,存活70%,就是840只,每只卖150元,就过10万元。比干什么不强?

但那是羊,会生病。头疼感冒发烧,是常见病。兄弟几个没学过兽医,仅能分辨男羊和女羊。羊的疾病纷至沓来,兄弟们没辙。另一个严峻的现实是,西北那地儿羊场方圆十里无一处草山。荒山是有的,石头山也是有的,土台子高坪子还是有的,但那没用,不长草。就只有买干草。干草和青草是有极大区别的,营养价值不一样。拿人来说,吃多了肉,要吃点蔬菜,肉要吃新鲜的,菜要吃水灵的,天天还得换着花样吃,要不没胃口,影响身体健康。羊也是,羊见天吃毫无水分的干草,能胖?能有力?这样产下的羊羔子,属于先天营养不良,卖不上好价。

更让兄弟几个措手不及的是,刚翻过年,等他们孱弱的羊羔子可以赋予商品属性时,风向变了,城里人不兴吃羊肉了。他们原计划一只羊

## 兄弟

许锋

羔子卖150元,现在50元都出不了手。

我兄弟资金链断裂,找到我。我那时也是皮包骨头。但兄弟的事儿是打虎亲兄弟,上阵父子兵。经过一番筹措,我融资3万元,入了股。那时3万元虽不值钱,但对于几百只张嘴的羊来说,实在是支撑不了很久的。

养羊彻底失败了。没养成羊,我兄弟再次创业,又开了厂。创业初期,一穷二白。渐有起色,缺兵缺马。我兄弟问我,回来不?回来给你股份。我热血一沸腾,差点举家北迁。但冷静下来一思考,兄弟虽然情深,但这个年纪的我拖家带口,早已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景。我没有加盟我兄弟的厂子,但不代表兄弟的事我不闻不问。我兄弟经常有事找我,厂子参加展销会,让我帮助设计画册;缺工程师、技师,让我交给哥们帮助物色。对于兄弟交给我的任务,我义不容辞。

兄弟的厂子越办越好。兄弟在QQ里说,等他挣100万元,给我20万元,换辆好一点的车。20万元看似不多,但一下子得到这么多钱,肯定会让我欣喜若狂。说实话,这年头,也就是亲兄弟能这么说,敢这么

说。一般的兄弟关系再好,谈钱到底生疏。

兄弟就是一种情分,一种宽容,一种道义。兄弟可以一起喝酒、一块创业、一同干事。

说完了亲兄弟,说好兄弟。我现在在大学工作,大学里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——大学生创业中心,中心里有若干个虚拟公司,公司里有很多个“老板”。既为“公司”,既走“市场”,就有生有死。又有一家虚拟数字传媒公司创办,三个大学生竞聘CEO。一个说起来滔滔不绝,但回到创业“班底”,哑口无言。一个物色了一些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,但只是一厢情愿。最后一个叫陈丙武的小兄弟说完公司架构说市场,说完市场说挣钱。说到创业“班底”,谁当行政总监,谁当技术总监,谁当各部部长,如数家珍,而且,均事先沟通清楚。一句话,人家干事业,先拉拢一带兄弟姊妹帮衬;有了这个底儿,说起话来硬气。果然,陈丙武小兄弟走马上任首任CEO。我相信,再过10年20年,这帮兄弟姊妹还是他的兄弟姊妹。人脉!

“打虎”亲兄弟,创业好兄弟。不论何时,说起兄弟,说起好兄弟,有时会让铮铮汉子泪流满面。兄弟,一个无比温暖的词汇,使骨柔肠尽在其中。

“杨家将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,如今,有几个好兄弟,一起折腾过,一起流汗流泪,一起抱头痛哭,一起发誓干事——那都是一种人生财富。如果你有,一定珍惜。



龙啸(国画)

刘群

豫城杂俎

## 眼窝的深与浅

王云奎

家乡的人们评价某人对一件事物的态度,常说的一句话是,那人眼窝浅的,像知了的眼睛干豆。群众的评判常常是公正的,一般是不看走眼的。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上面有一条“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”的政策,我们大队就办起了自己的学校。我刚毕业回村,有幸当了民办教师。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,让“心比天高”的自己,倒也身心快乐。要知道,当时阶级斗争的弦一天比一天绷得紧。在火药味很浓的政治形势下,一个“可教子女”能有这样的待遇和安排,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了。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校址,也没有教室,课只能在借来的烂窑或破房上,很是影响教育质量。我多么渴望天真可爱的孩子们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场所。可是,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在当时全镇的十多个村子里,我们村算是最穷的了,根本无力建校。

出乎我意料的是,修建学校的事不仅提上了村干部的日程,很快就付诸实施了。校址选在村口的一个

片园地里。开工那天,周围满是围观的人。看着把绿油油的菜苗铲了,不少人虽然心疼,但为了孩子,他们说应该。可有的人极力反对,说在哪儿教还不是教,在哪儿学还不是学,指望豆大点娃娃们改天换地,还要等到牛年马月?听了这些话我十分难受,甚至气愤,明明的鼠目寸光!但我没有胆量抗争:能叫你端这饭碗就不错了,哪有你说话的地方!

正这时,贫协组长直对着那人说话了:你眼窝咋这么浅,真是知了眼睛干豆么!也怪不得人老几辈子了没出息,活该!说完,狠狠瞪了那人一眼,在地上猛啐了一口,转身走了。那可是个有名人的“疯娃”,这时却只看了老贫协一眼,脸扑晃一下红了到耳根,吐了吐舌头,灰溜溜地走了。开始我还担心两人发生口角甚至斗殴。但是没有。可见再蛮横,再不讲理的人,在权力面前也是畏惧三分的。所以我感到解气,痛快,也很感动。有人当场就说,甭看人家老了,识不了几个字,可眼窝子深得有水哩。

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,更让我感叹不已。

我的一位朋友虽笨拙,但勤奋努力,对认准的事一往情深,孜孜不倦。现在虽已退休,回过头来检视一番走过的路,尽管坎坎坷坷,也还小有建树。令他想不到的是,已过花甲之年,竟被国家某部门的文化团体特聘为副秘书长!他已离开系统将近十年,一直身处基层,加上前面说过的已经退休,这几条原因足令他感动不已!事隔没几天,朋友去家乡县城参加一位朋友孩子的婚礼,一进宴会小厅的门,便上了当地的主管。熟人相见,自然热情。几位年轻朋友直奔过来热情握手问候,并异常激动地说刚从当地媒体上看到消息,深表祝贺。正当他向“父母官”叙说这事的时候,人家竟没听见一样,别顾左右而言他!瞬间,朋友有点尴尬,旋即便恢复了平静。不说为好,免得自讨没趣。

我立即说,正确!说明老兄有自知之明。之所以出现那种境况,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,明摆着的事情:不就是群众文化团体里面的一个闲杂吗。人家不是轻视你,那是轻视文化。不要看现在把文化喊得震天价响……

我一听便笑了,说,所以不能怨人家没表情。要怪,还是要怪自己的愚蠢……

四季萧瑟。

几十块石碑在廊下站立着,像一个个无畏的勇士护卫着九州的人杰。每一方石碑的两面都镌刻着诗圣不朽的诗篇,在斜阳下,它们肃穆而冷清、庄严而寂寥。我一张张地拍照,一眼眼地细看,想要把它们像记住你的容颜一般刻在脑海,连同你塑像前苍翠的青松一起带走,带进我归家的路途,带进我读你的不悔的诗卷。

一块并不古老的石碑上,注释了你孤独潦倒的终点。可你是在出蜀的湘江途中离开这苦难的人世的,那一把土一把土堆成的高高的坟墓里,真的有你千年的骨骼吗?你的魂魄又在何方?

满眼的荒凉,满眼的落寞,只有簇簇迎春花正在凉意中绽放,黄而不媚,艳而不娇。似乎有缕缕清香在舒展怡悦

着我这过于沉重的心怀,给这偌大的陵园,诗圣的雕像增添了些许的暖意。毕竟,春天来了,万物正在复苏,轻盈的柳丝遥看的绿色里,草儿快钻出来了,万物喷吐红绿之时,诗圣想来该不会寂寞了吧。

远处的黄河正在奔腾,我似乎听见你面对它时的凝神神思: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是的,时代的步伐已经从我这里走过了千余年,我们还在你沉郁的诗歌里流连,曾经读着你的过眼繁华、兵荒马乱的年代,现在已经被太平盛世所替代,你的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的始终不渝的宏愿已经被后人实现,你再也无须郁闷、彷徨。你若有所知,听得见我的言语,当含笑而歌。

走时,我把你陵园的风,也一并带走了。

每次同我的人会面,都要冒被捕的危险。每次会面顺利结束,都使我联想到,有一利必有一弊:工作越顺利,处境越危险。总有一天某一个酒吧的老板会对我产生怀疑,或烟草贸易界某个同行看到我在跟一个装卸工谈话,会思付这是为什么。在德国度过的几个月里,我体验了间谍的一切惊悚疑惧。当时我尚未搞反间谍工作,这段经历对以后的反间谍生涯大有教益,它使我亲身感受到一个嫌疑犯的惊恐心情。

1915年6月5日是个天崩地裂的日子,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。

我刚刚回到不来梅,在房间里等一个谍报人员来,他叫普福卢戈。下午,他气喘吁吁、神色慌张地跑进来说,基尔运河的德意志-布鲁麦被保安警察逮捕,殴打之下供出了一切,包括我的名字在内。逮捕行动已经开始,我必须立刻逃离。

幸好安妮·范·姆坦已于前一天前往阿姆斯特丹履行公事,只有我一人处境危险。时间不允许整理行装,要离开德国就必须马上动身。十分钟之后,我已拿到最重要的文件上路了。时隔几年,战争结束之后,我才得知,我离开后半小时,德国警察就闯进了房间。

普福卢戈开车送我到离边界五英里的西富利锡亚。德国边境戒备森严,他不能冒险送得更远,况且待在一个被追捕的人身边每分钟都意味着不祥。他必须尽快返回不来梅以准备应付警察的口实。我们俩都明白,我是他们四个人的唯一联系人,但被捕的鲍尔·布鲁麦肯定也知道普福卢戈,并把他供了出来。事情很清楚,普福卢戈为了保全自己的脑袋而把自己的脑袋置之度外。这真是高尚的举动。当我同他分手,看着他掉转头,向凶多吉少的不来梅方向驶去的时候,一阵难受涌上心头。

其实,一直到战争结束他都没有被捕。1919年,法国政府给他授勋,以表彰他的出色贡献。

天色渐晚。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岗哨林立的边界进入荷兰逃往自由。只有五英里之遥,但德国保安警察肯定估计到我越境去荷兰的企图而加强了防范。我在一条沟里一直藏到夜幕降临。

一夜,下起雨来。瓢泼大雨下个不停,把我淋成了落汤鸡。唯一

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德国哨兵一定早到掩体里避雨去了。我尽力向前爬着,不时还要把脸紧紧贴到泥地上。我从一个泥坑滚到另一个泥坑,每一步都困难重重。两条腿越来越重。湿衣服箍在身上显得沉甸甸的,寒冷使上下牙不停打战,再加上一路的疲劳,行动越发困难。

五英里路竟然走了四个多小时。与其说是有意地走,倒不如说是本能地蠕动。身边没有指南针,满天乌云遮住了星斗,也许已经迷失了方向。我不能断定是在往前走还是在后退。其实,两头都同样危险:后方,德国警察追捕;前方,德国边防军堵截。

终于发现前面有灯光,我立刻意识到那是荷兰,是哺育了我的家乡在不远的地方向我招手。我不停地爬着,爬着。前边一道铁丝网拦住了去路,我知道,这就是边界线了。我强打精神查看一下铁丝网,生怕德国人用老一套办法,把空罐头盒拴在上边,只要企图偷越的人稍微一碰,便叮叮当当响起来报警。好在我所在的地段岗哨哨很远,他们没有发现。

我用了一刻多钟终于通过了这道著名的铁丝网。湿透的衣服被撕得支离破碎,腿上脸上鲜血淋漓。倘若这时候德国

哨兵看到我在铁丝网上挣扎,就会不费吹灰之力,像抓一只毫无自卫能力的小鸟一样抓到。多亏我总算没有被发现。这样,我总算闯过了最后一关,跟跟跑跑,拖着疼痛难忍的双腿向前走去。还有几公里要走,但已经逃出了哨兵的视线,我晕倒了。土地,这哥罗宁省边远角落的土地,像德国那边的土地一样潮湿寒冷。我紧紧伏在地上抚摸着故乡的泥土,深深出了一口气;终于来到自己的故乡,终于得救了!

等体力略有恢复,我继续往前走,一直走到天亮。尽管我样子狼狈不堪,一个农民还是在他的马车上腾出一个地方,把我送到离边界大约二十英里的哥罗宁根城。我换了衣服,吃了点东西之后,乘火车到勒华登市,接着又到海牙,从海牙又乘船前往英国。在福克斯通,找到法国第二厅的办事机构,我的消息马上传到巴黎。很快,发来祝贺我成功出逃的嘉奖令,并给我五个月休假。

## 连载

蜀地段子璋叛乱惊动朝廷。崔光远平叛不力,接连败北;再加之,其擅杀有功大将惊定之罪败露,忧惧而死。朝廷遣遣黄门侍郎、京兆尹严武接替忧惧而死的崔光远出任成都尹兼御史大夫、镇守巴蜀。上元二年冬,严武入蜀。

杜甫昔年于长安之时,与其父严挺之时,有诗文互答,与严武亦是早年相识。更因于灵武、凤翔与杜甫皆为房瑄旧人,故而,往来甚密,交契甚厚。

严武赴任成都之后,闻杜甫时居成都浣花溪草堂,即致诗杜甫,规劝杜甫莫倚才华而慢慢于江边,而应走出草堂,为国建功立业。严武镇守巴蜀,力邀杜甫出任幕僚。杜甫为人质朴,心底醇厚,见严武意诚,只好接道:“我本山村野夫,与天下黎民一同承担战乱之苦。今故人至此,再三相邀,焉不动容?可容我略待时日,以了杂务,前去听命。成都历来富庶,今却遭逢灾祸,更望将军勤德,功于社稷,以拯黎民于水火。”

严武笑道:“尚待我等同心,共保成都安宁。”诸人言语尽欢,不觉夜暮。严武辞行,又回首揖道:“来日有暇,再来叨叨。”杜甫满怀深情,直送严武于数里之外。

未几,严武再次登门相邀。杜甫心中虽早已心动,却面作无奈之色,收拾行囊,怀着“非关使者征求急,自识将军礼数宽”之心,于家人欢喜、期待的眼神中,随严武前往成都府衙。

杜甫到任伊始,便勤于政事,关心政局。成都西门之外,有南北两根石笋挺立。蜀人相传,乃镇海眼之物。若被触动,蜀地便会洪水泛滥。杜甫对此迷信之说,作《石笋行》予以驳斥。

杜甫以为,此对石笋不过是前朝卿相墓门之石表,岂是海眼之怪物?人们世代受其蒙蔽,实在可惜,可叹!如同妄佞之臣媚惑皇帝,使“政化错连失体”一样,令人愤慨!让土将石笋抛向天外,让贤臣逐去朝堂小人,复见本源,还以清明。

成都之南,有先秦蜀郡太守李冰治水时留下的五头石犀,寓意以镇水妖。千年以来,蜀人迷信石犀,以为石犀镇蜀,水波不兴,故蜀地少有防洪之举。恰于七月夏日,蜀地暴雨成灾,诱发山洪,灌口人家多为洪水吞没。于幕府之上,竟有官员以为:由石犀镇水,不必忧虑。杜甫闻言愤慨,作《石犀行》警语蜀人。以为“石犀民耻,可免水灾”之说不足为信,应当“安得壮士提天纲,再平水土犀奔狂”,依靠人类自己的力量,“修筑堤防出众力”,疏浚水道,方能破除洪水灾祸,

造蜀后人。杜甫超越时代的科学态度令人赞叹!

杜甫更是关心农事。次年春日,蜀地大旱。杜甫心忧黎民,夜不成寐,字斟句酌写下《说旱》一文,上禀严武。文中言蜀地大旱,恐牢狱积怨太多所致。中丞不仅要重视塞防,抵御吐蕃,亦要体察民情。趁上任伊始,改革弊政,减免黎民捐纳杂税,优抚将士家属,而后决狱缓刑以求春雨。严武遂采纳杜甫之主张,率成都文武官员于南郊祭天祈雨。而后,决狱缓刑,释放狱中罪囚数千。也许,苍天有情,一声春雷,降下一场酣畅淋漓的春雨。杜甫喜不自禁,欢喜而诗:《春夜喜雨》。

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

野径云俱黑,江船火独明。晓看红湿处,花重锦官城。

此诗乃描绘春雨夜景,表现喜悦心情之名作。风调雨顺,情真意切。雨若深知人意,好雨伴着细细春风,滋润万物,也滋润着杜甫忧国忧民之心。此雨只为润物,不求人知,却催开锦城城头春色!

一场恰如其分的春雨,一场貌似“天人感应”的及时雨,将严武与杜甫的友情进一步加深,将杜甫在严武心目中的位置提的更高。严武敬杜甫若上宾,言听计从。杜甫深感信任重大,更加关心时局,勉励严武勤于边事,励精图治,并以自家远祖杜预的事业相期许。“辞严翰高义,图观忆古人。征南多兴绪,事业暗相亲。”杜甫虽身处江湖之远,无法实现上达天听之愿望,却于出入幕府、暂得信赖之际,剖心输胆,献计献策,以努力实现自己兼济天下之志。

第十一章 安史之乱尘埃落 竭忠尽智三州

唐代宗李豫继位之后,力邀山人李泌出山,稳定时局。李泌自衡山人朝,启用昔日房瑄一党,欲行新政。严武遂得朝廷征召,任京兆尹,兼充山陵桥道使,监修玄、肃二帝陵墓,即日赴京。

诏书紧迫,朝廷甚至来不及选调新的成都尹接任,便促使严武匆匆上路。严武为早抵京师,只好径直向北取蜀道而行。挚友离别,即将踏上远干幕府之上,竟有官员以为:由石犀镇水,不必忧虑。杜甫闻言愤慨,作《石犀行》警语蜀人。以为“石犀民耻,可免水灾”之说不足为信,应当“安得壮士提天纲,再平水土犀奔狂”,依靠人类自己的力量,“修筑堤防出众力”,疏浚水道,方能破除洪水灾祸,

## 诗圣杜甫

程韬光 著